

Y E L L O W R I V E R O D Y S S E Y

〔美〕 比尔·波特 著
曾少立 译

黄河之旅

南海出版公司

黄河之旅

〔美〕 比尔·波特 著
曾少立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河之旅/〔美〕波特著;曾少立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4
ISBN 978-7-5442-5802-9

I. ①黄… II. ①波… ②曾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
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434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59

Yellow River Odyssey
Copyright©2012 by Bill Porter
All rights reserved

黄河之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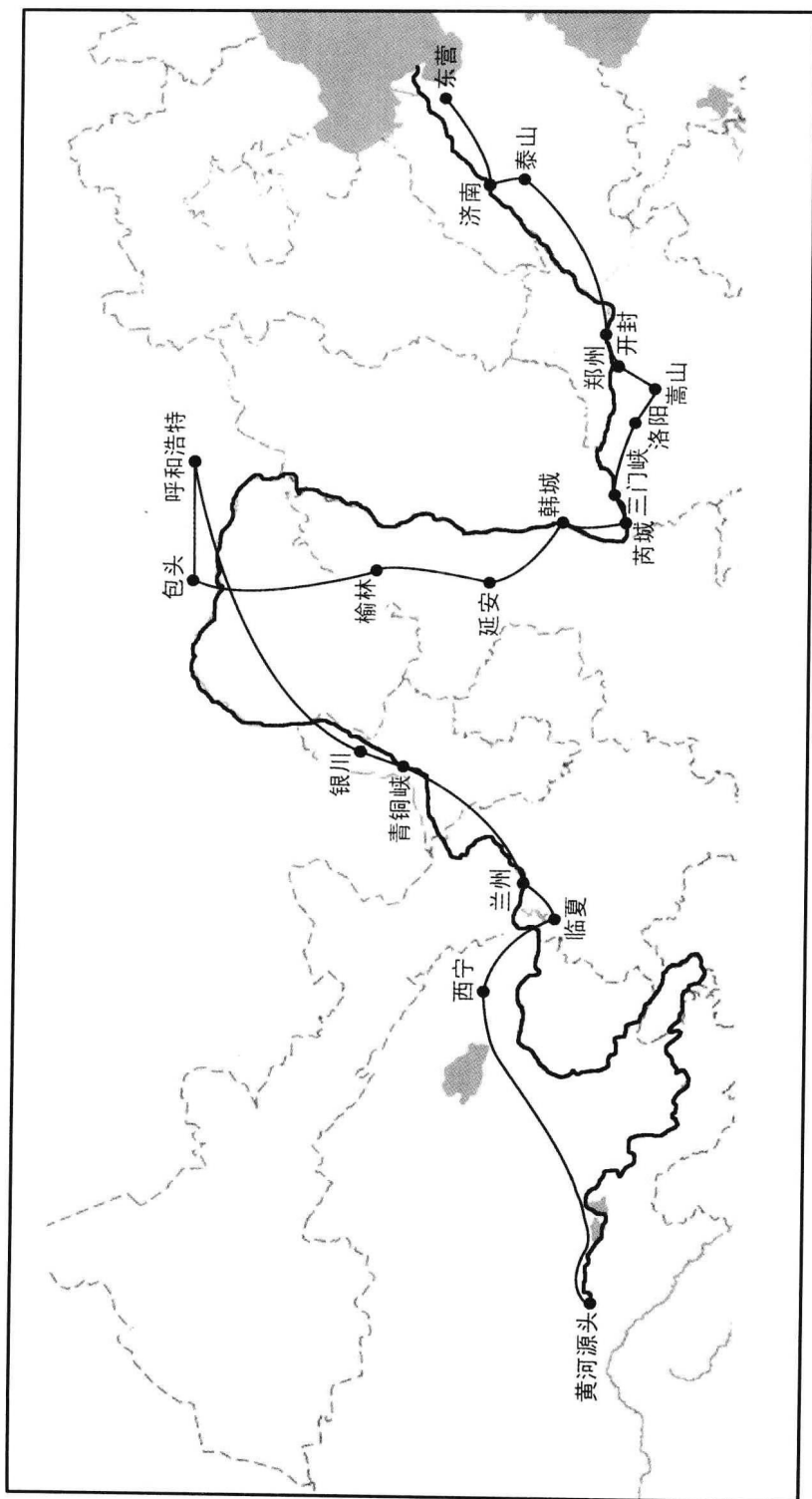
〔美〕比尔·波特 著
曾少立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.readers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聂 敏
特邀编辑 张 轶
装帧设计 蔡阳阳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182千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802-9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缘起

1991年春，我完成了《空谷幽兰》的写作。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夫妇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回美国。两个孩子会说汉语，却不会说英语。在中国台湾的外国人，有钱的都把孩子送到台北美国学校，在那里可以学习英语，可我们负担不起那所学校昂贵的学费。

在台湾住了二十年后，我对于什么时候回美国并没有很确定的想法。毕竟拖家带口的，往返费用很高。我更想做的，其实是另外一件事，当然它也需要钱，可我当时正缺钱呢。于是我给我的朋友王文洋先生打了电话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我在电台做节目采访时，当时他是“南亚塑料”的老板。当时我问他是否看过电影《毕业生》。在这部影片中，达斯汀·霍夫曼遇见一位商人，他想给达斯汀一些忠告，关于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需要懂得哪些事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我只想告诉你一个词——塑胶业。孩子你记住，塑胶业。”然后我问王文洋，如今他想告诉大学毕业生的是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想告诉他们的是：循道。”此话一出，我们马上就成了朋友。

事实上，我1989年的首次中国大陆之旅，正是王先生提供的资助。我那次是去寻找当代的中国隐士。这次我告诉他，我们夫妇准备把孩子送回美国，然后我想再去中国大陆做一次旅行，可是我们全家去美国之后，我就没钱去中国大陆了。他问我这次去中国大陆准备做什么。我说准备沿着黄河走，从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。五千年前，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，此后一直到宋朝，那一带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，持续了四千年。我告诉他，我要走遍整个黄河流域，更多地了解成就了如此伟大文明的事件、人物和景观。

王文洋是个喜欢当场拍板的人。他说他欣赏这个想法，问我这样一次旅行需要多少钱。我说了数额。他说下午就可以去他办公室取钱，现金或者旅行支票都行。于是我当天就把钱取了回来。需要这笔资助的首要原因是我两年没工作了。我曾在台湾的一家英语电台工作了五年，1989年从那里辞职，去中国大陆寻找隐士，我想知道当代中国是否还有像寒山一样的隐士——我

曾经翻译过寒山的诗。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后，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，把我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，这就是《空谷幽兰》。

这两年时间，我把大部分积蓄都花完了。因此当妻子和我决定回美国时，我们除了机票钱，已经一无所有，梦想中的黄河之旅自然也无法成行。王先生的资助让我高兴极了，我把这一消息遍告我的朋友们。没过多久，我在电台的前雇主也听到了这个消息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受聘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叫“新城采讯”的新电台，并说我的这次旅行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电台系列节目。而且他说如果公众喜欢这个节目，我们可以继续做，我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。后来我们就这么干了。从1991年的3月中旬至5月底，我完成了这次黄河之旅，然后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做了二百四十期有关这次旅行的电台节目，每期两分钟。这个节目非常成功，我随后又做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岳之旅，然后是丝绸之路，再然后是江南的人文之旅。我在中国各地旅行，并把这些旅行经历做成电台节目，总共花了两年时间。

两年之后，我不仅有钱回美国，而且还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镇上买了套房子，付了首期房款。从此我就住在那里，算起来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些为我赚了一套房子的电台节目，多年以后竟然再次发挥了作用。去年在北京，《空谷幽兰》的出版人问我是否还有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素材。我就想到了以前的那些电台节目，于是与出版人一拍即合。我回到家，像多年前一样，又用了—个夏季的时间，把原先的二百四十期电台节目改写成了这本书，取名为《黄河之旅》。

在改写的过程中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一个人行走在黄河两岸，行走在中华文明的腹地。黄河水奔流不息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。如果黄河断流了，中华文明也就危险了。幸好黄河水过去奔流不息，现在仍然奔流不息。就让我们一道打开这本书，感受一番永远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、永远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，也感受一番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那些日日夜夜吧。

比尔·波特

2012年3月12日于华盛顿

目 录

- 第一章 上海：殖民者后裔的狂欢 1
- 第二章 青岛：老道长与茶树仙女 11
- 第三章 蓬莱：一去不返的寻仙船 21
- 第四章 临淄：此曲只应天上有 27
- 第五章 东营：黄河入海流 33
- 第六章 济南：不能承受之重与大庙的墓冢 41
- 第七章 泰山：中国最大的朝圣中心 55
- 第八章 曲阜：圣人是怎样炼成的 67
- 第九章 开封：穿越到北宋 79
- 第十章 郑州：有龙就有“新天子” 93
- 第十一章 嵩山：盘古的肚子 101

- 第十二章 洛阳：翩翩白马自西来 115
- 第十三章 三门峡：峡与关——帝国的辉煌 127
- 第十四章 芮城：神仙们的新家 137
- 第十五章 韩城：大人物的“终审判决书” 147
- 第十六章 延安：从“七匹黑马”到“东方红” 161
- 第十七章 榆林：短命王朝的长命都城 175
- 第十八章 呼和浩特：两千年的政治棋子 189
- 第十九章 银川：九座枯坟一局古残棋 201
- 第二十章 青铜峡：黄河边的一百零八种烦恼 215
- 第二十一章 临夏：丝绸之路十万佛 225
- 第二十二章 日月山：公主的魔镜从天而降 241
- 第二十三章 黄河源头：五千年文明五千里路 259

第一章

上海：殖民者后裔的狂欢



我想嗅嗅上海这座城市的气息，于是便请服务员来打开饭店的窗子。上海只是此次黄河之旅顺路经过的地方——这次我从香港过来，打算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。一到上海，我便忍不住盘桓一两天，因为今年海滨娱乐团（Coast Ball）的中国狂欢派对就在上海。本来这个一年一度的聚会，主办方和服务对象都是在香港的外籍人士社团，通常每年三月份在澳门的荟景阁举行。但是今年荟景阁要重新装修，主办方就选择了上海的和平饭店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和平饭店的整幢大楼都被木板封死了，因此那些华丽的内部装饰得以完好地幸存下来。

我从机场打车到和平饭店，不巧的是客满了，而且外滩沿街的其他宾馆也全部客满。海滨娱乐团的主办方预计，前来狂欢的客人将超过五百人，因此他们在六个月前就将所有的客房预订一空。

幸好只隔几个街区的原俄国总领事馆一周前重新对外开放，更名为海鸥饭店。我选好房间住了进去。饭店走廊新装的镶板还散发着浓烈的塑胶气味。



海滨娱乐团在上海和平饭店

服务员打开窗子，黄浦江从海鸥饭店以及外滩的其他宾馆面前缓缓流过，江面上吹来的风冲淡了饭店内混浊的气味。

我谢过饭店服务员，远眺外滩，不禁浮想联翩。从这里往北二十公里，黄浦江与长江二水并流，再流入中国的东海。正是这些水道的交叉汇合，孕育了上海这座城市。中国十多亿人口，大多居住在长江流域，上海就是将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结起来的节点。二三百年以前，上海还什么都不是，到了近代却迅速崛起，后来居上。

1917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出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。谈到上海时他写道：“整座城市建立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上，缺少自然风光，建筑也不美观，只有外滩的几幢大楼差强人意。”今天，这座城市变了，差强人意的大楼不再是几幢，而是几百幢。但我不是来见证历史巨变的，我只是想参加海滨娱乐团的狂欢。现在离派对开始还有几个小时，我得出去溜达一圈。

从海鸥饭店一路往北，刚路过原美租界的所在地，天空就飘起了雨，不过我的派克大衣当雨衣用也还不错。又走过几个街区，我步入虹口公园，来到了鲁迅墓前。

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。他在上海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，于1936年去世，终年五十五岁。墓前铸有一尊他坐在藤椅上的铜像，线条简练朴拙，堪称杰作。我从小贩手里买了些鲜花，放在一个日本参访团敬献的花圈旁边。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多年，后来他重新回到中国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。尽管鲁迅有社会主义倾



外滩

向，但在日本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他一直被视为英雄。虹口公园里还有一座鲁迅纪念馆，展出他的各种遗物，搜罗完备，巨细悉陈：怀表、伞、他的书和期刊，还有一套他早年刻制的木版画，比文字更生动地反映出了他对同胞苦难的同情，令我想起了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。

出了虹口公园，我继续向北，寻找鲁迅的故居。在停下来问了几次路之后，我终于在一条弄堂里找到了这幢简朴的砖宅，门前的一块牌匾上写着“鲁迅故居”几个字。这宅子通常都会对外开放，可今天却大门紧闭。一位过路的男子告诉我，只要下雨这宅子就关门，因为怕游客弄得满屋泥泞。闲聊中这位叫李厚的男子说自己是个画家，并请我一块去喝茶。我在他家客厅的扶手椅上刚坐下，他就给我看他的画，主要是水墨画和水彩画，一张张铺满了房间的水泥地。通过这些长长的卷轴，我仿佛看见鲁迅简具行囊，一步步走过弄堂，从他年轻时的现实主义走到晚年的象征主义……

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晚，我谢过李厚，回到了饭店。黄昏时，从窗口眺望外滩，幢幢大楼华灯齐放，倒映水中，一片辉煌。“外滩”的英文词“Bund”来自北印度，本义是河流的堤岸或海边人行道。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，英语就吸纳了这个词，然后这个词又跟鸦片一道，被英国人带到了上海。今天晚上，这些殖民者的后裔，将为这座城市一掷千金，点亮和平饭店那些华丽的灯饰。这些灯饰通常只在特殊的节日才会被点亮，比如中国的春节和国庆节。



虹口公园里的鲁迅铜像

远远地，我看见出租车频繁出入和平饭店，狂欢客纷纷从车上下来。于是，我连忙出门跨过苏州河上的一座桥，混进了他们的队伍，与几对夫妇一同走进和平饭店的旋转门。

派对在八楼举行，门口有领班，凭请柬才能进入。我可没有请柬，而且我的紫色风衣，与那些狂欢客的衣冠楚楚也很不协调。于是领班把我揪了出来，示意我站到一边。不过，我早有准备。我向他出示了香港记者证——我正为香港的一家英文电台工作，参与一档与旅游相关的节目制作。为了让我看上去更可信，我还在脖子上专门挂了一部相机。这领班大概没有想到电台记者其实是不用相机的，反正他一挥手，就让我进去了。这样我就加入了这个由五百多人组成的狂欢组织，加入到这些穿着晚礼服的绅士淑女当中。

一开始，派对的音乐由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演奏。乐队成员都七老八十了，虽然现在还能演奏《查塔努加火车》，但毕竟年龄不饶人，几首曲子之后，就换上了一支摇滚乐队，他们演奏了吉米·亨德里克斯的两组曲子。气氛逐渐浓烈起来，我只象征性地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手舞足蹈地加入到这场狂欢中了。狂欢一直持续了一整夜，第二天中午，我登上一艘轮船，继续北上。



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